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癸亥年正月廿九日

星期五

發行
徐枕亞

編輯
主 任 許 廩 父

輯編
郭元覺

廣告
主 任 孫 緯 才

增刊
主任 許廬父兼

真正國貨 淨素衛生 調味精品 素精 價廉物美 上海北京路敦貽里大純公司發售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敬啟者年來絲價步昂我業貨價每加終不敷本今庚原料之貴尤為歷來所僅有在存底已枯來春原料必竭營業勢必更加困難爰集同業籌議決於癸亥年元旦起各貨價格一概加足一分鉅區區核計雖與成本相差尙遠乃為招顧客起見而仍格外克己也用特登報通告

小說日報彙刊第二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費)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三集續出) 本報發行部謹啓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illegibl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木報報報

（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船家道。不曉得。昨天我們看有許多兵士。把棺材送到那船上。說是姓胡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這婦人道。你們曉得他可有家小。

船家道。不曉得。沒看見他有家小上那隻船。

這婦人道。那盆中鈔紙。是什麼人燒的。

船家道。也不曉得。多管是那個船家燒的。

這婦人問了一會。便不再問。心想。當兵的人。能像保兒爸爸。打一仗。升個官。倒還樂得去打。像這個人官沒得做。就被人打死。實在可憐。如果這人家裏。沒有老婆孩子。倒還乾淨。不然。那老婆孩子。真難過呵。想到傷心處。險些兒替他落淚。

轉想我何必爲人耽心。只要我保兒爸爸。早些打勝仗回頭。再把我接回來。那時我安安穩穩。舒舒服服。做我的老爺娘子。有多大開味呀。

到了晚間。這船攏在一個鎮市旁邊。那裝棺材的船。也靠近這船攏下。兩個船上的人。約略問答幾句。便各自吃飯休息。

這婦人看那棺材。站巍巍擺在船頭上。燒紙盆裏的煙。大一陣小一陣的向外亂陣。到底婦人家心腸軟。看到這裏。眼淚不由的落下了。

這時東方明月。已上三四丈高。照在那棺材上。只覺陰森森的。十分可怕。夾着水中蛙類。咕咕呱呱亂叫。好像警告人有鬼似的。更令人怕得利害。

這婦人膽量本小。不敢向那船再看。連忙緊閉艙門。和保兒安睡。恍恍惚惚的。見保兒爸爸來家了。騎着一匹高頭大馬。身邊帶幾十名衛兵。說已升到營長。要接他同陣到任上去。歡樂得哈哈一笑。突然醒轉。原是一場夢。看看保兒。仍酣酣的睡。暗想我這夢很有因。保不定保兒爸爸。此時已升營長。我日後到任上去。要買兩個丫頭。雇兩個乾娘。再叫保兒爸爸。照王營長家裏的衣服。替我做幾套。我那時打扮起來。誰能說我不像大人娘子。

想得意了。又是哈哈一笑。在笑聲中間。只聽船老板在後艙裏。發出一聲長嘆。也不去管他。翻轉身攙住保兒。迷裏迷糊的睡去。

船走三天。這婦人見那裝棺材的船。依舊跟在後面。心上頗有點懷疑。開中間船家道。那口棺材。你們可聽說到那裏去的。

這婦人道。可憐北邊這一次打仗。好的好了。壞的壞了。好的呢。就能升官。壞的呢。就不免一場死。他話音裏面。很想誇張他保兒爸爸。將要升管帶的事。不料想船家聽過他的話。嘆一口長氣。因此便不好誇張。只得把話忍住。

第五天中飯時候。到這婦人下船的地方。這婦人笑嘻嘻的下船。自己抱着保兒。叫船家替他搬着行李。走一里多路。來到家中。看他的公婆。正在一起談家常話。不免帶着滿臉得意。上前稱呼兩聲。

他婆婆看見保兒。趕着抱在懷裏。左一聲好乖乖。右一聲好孩子。叫個不住。

他公公向保兒引逗兩句。便換口問兒子又升什麼官。

這婦人口講指畫的。說保兒爸爸怎樣開差。怎樣叫他母子回家。並且怎樣就要升到營長。喜得他公公笑着老眼。連聲說是祖宗保佑。他婆婆在旁邊聽見。也不知怎樣暢快。

三人正談得有趣。沒想那口棺材。也由七八個粗力人。哼唧呵唧的抬至。這婦人心裏疑着是別的莊村上的。並沒覺有甚打緊。又沒想抬到他的門前。有一個人說到了。那棺材就骨冬放下。

他公婆倆問衆人時。早嚇得失聲而哭。

這婦人直到此時。才知棺中人物。並非什麼姓胡的。乃是保兒爸爸。一副做大人娘子的熱念。霎時煙消雲散。也沒想起來哭。立刻擠在人叢裏。猛一頭向棺上碰去。

呵呀。死了。

(完)

(完)

小說

巾幗英雄

孫紀子



朔風峭厲。形雲四佈。冷月慘淡。時隱時現。悲鴻高鳴。忽遠忽近。時近夜半。畫樓之上。有一妙齡女郎。恰當草窗年華。面似芙蓉。顏如舜華。方憑欄仰望天空。作千百聲長吁短歎。繼以悲泣。玉容頹喪。有如帶雨海棠。旋圍窗就坐。俯首沉思。柳眉頻蹙。一著萬重心緒。不知將向誰訴。顧女郎中心志。莫知所措。忽又頓足起立。繞室疾行。時舉纖手。縱橫搖曳。作時時聲。咄咄聲。拍掌聲。頓足聲。不知者幾疑其發瘋也。繞行片時。復入坐。伸手旋燈。光燄驟明。出紙筆就燈下握管疾書。刺時即畢。乃嚴局室戶而臥。翌日。鄰右王嫗來訪。見女郎室門尚闔。以為昨夜彼或好眠。致今日高猶未起身。嫗旋去。停午又來。見女仍未起。大疑。以為彼平日起居甚早。今若是。殆必有故。嫗排闥入。瞥見地上血跡淋漓。妝臺畔遺有女帽一。青絲一束。又見床前帳下。下垂。掀而視之。而女郎已鴻飛冥冥。不知去向。審視被褥。似昨夜已曾睡過。但見繡被斜亂不正。蝶枕亦反側無常。搜遍各室。竟無女郎蹤影。嫗大駭。以為女果自殺耶。跡其平日與我往還。詎其為人。決不出此。且人何不見。抑被奸人謀殺耶。而室門嚴閉。賊安得入。即殺矣。而女屍又安在。輾轉思維。索解無由。方欲撥門。門外武裝警察十餘人。蜂擁而入。揚言捉人捉人。入室。見嫗呆立室中。嫗告以故。且曰。此女於三月前卜居於此。謂係避亂。家人均離散云云。警察亦無如之何。蓋同巷某軍閥。昨夜赴友人宴。半夜後方歸。今日

喧傳已無病斃矣。警察遂疑及女郎。故來掩捕。是時警長見地上血跡猶新。室中物件似亦無人移動。乃在室中搜檢。忽於床後得々首一柄。口上血跡點點成班。妝臺上硯墨尚新。禿筆一枝。斜置硯旁。啓視抽屜。得書函一封。上書敬煩王太太郵寄張家口固北關張少雲老太太收。下署正英託。字跡秀麗有力。啓視視之。其文曰。

自別 慈顏。孺慕倍切。伏望 大人加意珍攝。是為至禱。女南北奔走。僕僕風塵。大志未酬。宏願難償。此生已矣。方今遍地荆棘。狐鼠驕縱。民生塗炭。倒懸困苦。大千世界。何處是安樂土。恨兒不為男子身。否則投筆從戎。提千萬橫磨劍。掃淨仇敵。雖馬革裹屍。亦甚願也。光陰如矢。又屆隆冬。俟兒了却平生之願。當披髮入山。跳出惡俗紅塵。隱跡山林。屆時當親來迎我慈母。以盡為女之職。承歡膝下。優遊娛樂。毋且拭目俟之。女體頗健。勿以為念。

女正英叩。

警長閱畢。亦莫可如何。乃置書於懷。命數警看守此屋。又禁止王嫗勿他往。自携々首等出門而返。仰臥沙發。默然沉思。是時唐林偵探家方明察。方在室理瑣案。壁上電鈴。忽叮叮作響。急取筒俯聽。知警長陳大偉有要事面談。驅車前往。入室。見大偉閉目呆坐。笑曰。君何思之深也。大偉聞言。亟起立迎入。即告以昨夜漆匠胡同出二大要案。述畢。即偕明察出門。先至女室。繼至某軍閥家。一一詳察而出。顧謂大偉曰。此事實頗難着手。刻惟有速電張家口警署。託其一查。有無張少雲太太其人者。大偉亦以為然。旋得覆電。此間並無張姓。明察待電。嗒然若喪。以為子偵探案件。不下數百。從未有疑難若此者。復折至女室審察。繼在林畔得繡花針五六枚。視之。針尾無眼。藏諸懷中。又仰視梁上。忽見右角一椽。稍作斜勢。他椽均無恙。明察乃向鄰近借得一梯。登屋細察。片時。振衣而下。急訪大偉。就坐後

新車最佳禮品為特別裝

大前門香烟 英商英美烟草公司總經理

謂大偉曰。此事雖略有端倪。然仍如大海撈針。予刻所得者。僅區區毫末耳。大偉詢以故。明察曰。室中短小青絲小鐵固為重要證物。而血跡予已驗得。確係此女郎之血。又觀室中燈油尚未燃盡。必係臨時熄滅無疑。否則任其自燃。油必盡乾。度事出時。必在半夜後。予於燃燈之時。測而知之。大偉曰。然則地上之血。或係女郎與人格鬥。以致受傷。聞王嫗云。室戶嚴閉。女郎果出自何處乎。明察曰。頃在室內。觀梁上右角一椽。已稍斜側。繼至屋上。見右一行瓦引。凌亂雜置。大偉恍然曰。女郎之仇人。諒從屋上擲去瓦引。自屋上躍下。與女格鬥。致女受傷。仇人急遁。女在後逐之乎。明察曰非也。設女郎受傷。追逐仇人。而屋頂必成一窟窿。決無逐而復返。整理瓦椽之理。今一椽雖曾移動。但稍覺偏斜。至屋上之瓦。雖屬凌亂。似亦重行整理者。驟視之。幾莫能辨別。大偉曰。願聞其詳。明察曰。此女郎決無有仇人與之格鬥。大偉曰。々首非仇人物乎。血跡青絲。非格鬥受創而遺下乎。且閱書中語。如宏願難償。掃淨仇敵等語。一若大仇未復。頗有臥薪嘗膽之意。明察曰。此事予一時實難報命。容探得某軍閥暴死之證。自可迎刃而解。乃相與分袂而返。

死兵的老婆

(續)

萍生

來的人道。鮑大哥昨天開差。路程很遠。他怕此地打仗。託我們備帶信。並帶了十塊錢。叫你趕快回家。等待平安過後。再接你回來。說罷。有一個弟兄。就從腰間把洋錢掏出。交給這婦人。這婦人接過錢。很有點疑惑。怎麼沒提保兒爸爸外官的話。待要問時。又不好張嘴。只唧噥着說道。路程很遠。是個什麼地方有多遠哪。來的人停一時答道。大約是開往娘子關。這婦人問道。娘子關在那裏。來的人道。我們也找不清。聽人說在直隸山西交界的地方。

這婦人又問道。怎麼開那裏去。來的人道。聽說去堵圍督軍的。這婦人道。打仗不打仗。來的人道。說不清。有幾成要打仗的。這婦人聽說得勝有仗打。便已心滿意足。也不往下再問。順口呵一聲。忙着去拿煙給來的人吃。那兩個弟兄們齊道。不吸煙。不吸煙。我們受鮑大哥之託。已經將船雇好。就請嫂嫂收拾收拾。快去上船罷。這地方怕早晚要打仗哩。這婦人道。上輪船呀。上民船呀。來的人道。上民船。這婦人道。搭火車不快些嗎。來的人道。鮑大哥因沒人護送。怕坐火車不便當。所以叫我們雇民船。送嫂嫂從運河裏回家。走。你趕快收拾。我們送你。這等着有事哩。這婦人聽他兩人說的緊急。也以爲天把兩天這地方要打仗。便匆匆忙忙。去收拾東西。好在出門在外。東西不多。房子又是租的。不要兩點鐘。便一切停當。那兩個弟兄。一個替他抱保兒。一個替他搬行李。馬上催這婦人動身。這婦人沒有主意。也就跟在他二人後面。三脚兩步的去上了船。上船過後。那兩個弟兄。並沒說什麼話。立刻走開。這邊船上的。人。便扯起蓬。開動船。由運河向南來。這船開不好久。後面又開來一隻船。船頭上放一口棺材。棺材頭前。隱隱的冒煙。好像燒紙似的。這婦人無意中看眼裏。便和船家打話道。後邊那船。裝的是一口棺材麼。船家道。是不錯的。這婦人道。你們可曉得那死的是什麼樣人。船家道。我們聽說是這次打仗打死的兵士。這婦人道。唉。可憐。他姓什麼。你們可曉得。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枕亞
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八角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卷一
藝苑今文古文 吟集
卷二

內容名家詩文小說筆記及一切雜作小品
著作者●尤半狂●王天恨●王受生●王九思●石碧厂
●朱天石●汪隱聲●李伊涼●范烟橋●范佩莢●范菊
高●洪麗川●金君珏●姚廣襲●施青萍●馬鵲魂●孫
弋紅●張無淨●陳獨醒●高秋楚●黃蘊圓●黃轉陶
趙眠雲●蔣吟秋●戴夢鷗●戴滌源●鄭逸梅●顧明道
●蘇重感●絳碧波●諸先生
定價！每份二分全年大洋八角（現已出二期如欲
函索每期附郵票二分空函不覆）
發行所！蘇州十梓街一百廿四號元社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法大藥房
醫學堂隔鄰一號敝處
針一元 功効速 立斷根 金針 附針
送 花柳病消滅法 詳述個人經驗

臨靡以為樂器方以校事倚重不知樂夢好古且過髫也後夢以觀察
使入離權聚樂道辛甲之際慨險阻幾死者再而樂夢抱甌羅佛
齊梁經卷出鋒刃乙卯髯來滬過道人盡夢所藏觀之道人歎曰余幸
亥所乘多矣樂夢好古不但過髫且過道人樂夢為湘綺弟子治穀梁拿
通毛詩尙書其為詩則變師法書喜鍾元常嗣由元常入元魏又以漢人
分書入之故臨辛仲璇碑其神妙殆過之豪喜嚴法由孟鼎下號三公景
君天璽書其將獨步一時耶樂夢慨世變久欲從南山深處以書畫吟嘯
自娛今南山已非昔比矣因勸其鬻書甘為雅人之奴為之代擬其直於
后

壬戌冬農髯會熙	一丈二尺	二十四元	一丈十六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檀聯	一丈二尺	二十四元	一丈十六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堂幅	一丈二尺	二十四元	一丈十六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屏幅	一丈二尺	二十四元	一丈十六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壽屏	一丈二尺	二十四元	一丈十六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收件處	一丈二尺	二十四元	一丈十六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上海東有恒路六三五衡陽會寓四馬路震亞圖書局及各大

李瀛洲先生是個忙人忙裏偷閒確喜舞文弄墨雖不是大文豪家他的文士名也很大今天你索詩文明日你要小說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他又不肯推辭所以忙的乏累已極同人現爲憐他苦衷起見特給他定個稿價好算是個限制也免他勞乏了同人想愛他才學手筆的先生們定當贊同了

潤
長短篇小說白話文每千字五元
時評閒評社評等每千字三元五角
新文藝每千字二元筆記奇談每千字三元
玻璃街八十三號民生社或交上海小
社及東有恒路廣化學校
例
介紹人
楊欽三 李梅菴 王效周
李準 申捷青 朱市隱 孫潤芝
田政臣 朱瘦竹 李蔭榮 蕭舜田
同啓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
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
十二册（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三）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贈隨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此書言情高趣小說中所未
有亦爲枕中夢平第一驅
心著作凡閱過玉梨魂及
喜閱哀監詩詞尺牘者均
不可不讀全書一厚冊得
用二百餘面自厚冊得
二百二十餘面自厚冊得
止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
是書價值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發行所 寄華書局

朱增宗博學士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八角

天賜分三才
天賦分三才
天賦分三才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卷一
藝苑今文古文 吟集

●卷二
筆記 懷麓談乘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語

●卷三
說部 湖上百日記 鴛鴦夢劇本 焚蘭恨彈詞

●卷四
雜著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雀

牌陽政

新語林

作陳巖一 先生四年前嘗爲其戚楊杏城左丞司箋啓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丰采知之特詳嘗仿世說新語著新語林八卷分總行言語雅量豪爽等三十六門其全書內容價值悉見於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於下

楊士琦 取材精而用力勤二十年

種事蹟取其淵懿玄遠之言瑰異卓絕之迹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精核方劉世說

小癮三三子笑道。這個雅號。大概就是堂子中替他取出來的。天揚搖頭笑說。這倒也不見得。他本來做過幾任癮三三子向來有這綽號的。我聽了笑了一笑。天揚又道。聽說前兒是彩雲的生。彩雲已經答應了一打花頭。偏又給瑞雲得知了。悄悄告訴小癮三。也答了一打花頭。於是瑞雲就不願意再做花頭。情願送回檯菜錢兩場和錢給他。這位癮三先生知道了。倒說點了菜爲什麼不喝酒。我是不肯乾折的。倒邀了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在瑞雲房間內大大的熱鬧了一天。這一來才把個瑞雲氣得半死。聲明此後不做彩雲了。彩雲便去找瑞雲拚命。今天的早上。姊妹倆就互打了一陣。聞說彩雲給瑞雲踢壞了胸口。吐了幾口鮮血。瑞雲倒底舊情未斷。此時想跟了瑞雲去看他去了。天揚說完了話。我不覺狂笑起來。說道。這故事也真有趣。但是據我看來。堂子中詭計多端。彩雲姊妹又都是討人。身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五十七 東越許塵父著

秋庵才說那春意樓的事情。我沒有聽得完全。想來一定比這個還要有趣呢。說時。堂信送上鹽魚油魚。帶上兩盤白飯。一盤青菜魚片湯。天揚把盃中餘酒一口飲乾。笑道。這事情我也約略有點曉得。待我來接說下去。我喜道。如此好極了。我們吃完了飯。到清和坊去坐一回兒。你再仔細細說給我聽罷。天揚一面吃飯。一面笑道。這小菜也不大好。我們就拿這故事兒當作小菜用。也可以多吃口飯。可不是麼。我笑說好極。天揚一面吃飯。一面就笑說。那伯琴給春意樓請到上海。他因春意樓信申明明說。債務統已清楚。想着不要什麼錢用。只帶了五百塊錢鈔票動身。一到上海。就住在春意樓院中。春意樓原有四個房間。便指定了一個亭子間給他住宿。自己答應他過了節。把帳頭收清了。就跟他回去。伯琴此時已經死心塌地預備和他結婚。再也沒有什麼別念的了。那知……才說到那知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五十八 東越許塵父著

本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英商門前門公司總經理

讀者俱樂部

本報讀者俱樂部特別聲明。本報讀者俱樂部。爲供給讀者諸君研究或商量之地而設。凡所刊各稿完全爲讀者原稿。不經刪削或改竄。以存其真。此與各欄稿件性質上微有不同。恐誤會特此聲明。

別友回憶錄

嵩雲

吾友徐君子美。東越人也。美丰姿。善談諧。每有所談。則口似懸河。滔滔不絕。且秉心愛國。酒酣耳熱。輒抵掌談天下事。余竊敬之。遂訂交焉。君爲人。平和無愠色。恒笑面與人。故相交半載。未嘗稍有齟齬。一日。余方盥漱。忽見君來。面呈不悅之狀。怪而詢之。君慨然不答。出書授余。蓋徐君幼失怙恃。惟叔母是賴。其叔在上海某公司爲經理。今已爲君謀要職。書中之語。蓋催其即日速行也。余讀竟。爽然曰。君此行正可以揚眉吐氣之時也。前程萬里。烏可量哉。雖然。余與兄相交半載。情勝骨肉。一旦天涯海角。兩地睽違。挽留無術。相見無期。茫茫藍蔚。固不知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何地何境。再得相遇。吾深恨造物之弄人。以素不相識之人。而使之相親相密。既親相密矣。而又使之以慘別。夫慘別。人生之大不幸。

投稿苦

P.Z.

昨天有位P.Z.做的一篇開話。叫做投稿樂。我看了這個題目。便已大大的反對。我有時固然也在投稿。不過覺得投稿的苦處到很多。樂趣卻一些都沒有。現在我且把那投稿的苦處。一一的寫在下面。我要做了篇稿子。寄出去以後。便一刻不忘的等候着雜誌報紙寄來。過了幾天。要是還未見登出。那時我心中的難過。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有時還希望着明天和後天。要是再過幾天。還沒有登出。那末我曉得絕望了。這時的苦景。真好像啞子吃黃連。有苦無說處呢。即使登了出來。倘然有幾個字被手民排差。或者印得糊塗了。心中便有些不滿意。又有苦無樂的了。至於在撰稿的時候。那一發苦了。一面要搜

義務通信

知新子啓

敝人徵求去年陰歷四月初四日八月念一日以及十月念一日之新聞報快活林三張如有者請寄本埠城內福佑路一百零七號知新子收先至者以快活五本爲酬報後至者郵費若只有一張者亦有贈

楊塵 神州新淚痕

塵因先生擅長白話長篇小說所著新華春夢記久已膾炙人口此書係社會小說尤爲先生精心結撰之作與新華春夢記異曲同工全書四十回分上下兩冊定價一元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光明印刷所廣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畫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孫緯才新發明

通止濁毒散
淋濁初起紅腫癢痛
小便淋瀝後立止痛
淋通止濁每瓶一元
包可治癒每瓶一元
治老白濁萬試萬驗
包可治癒每瓶一元
下疳仙散
下疳潰爛用後立可
拔毒去臭止痛住肌
一瓶收功每瓶一元
專治六零六
定價特廉
外埠函購寄費加二
診察所
法大馬路八仙橋
中法藥堂北一號

何海鳴書贈對聯
一優待券于左
凡剪下此券向海鳴
先生求書對聯者可
減四元五角計減五
角另送備刊一全年
券中所書四尺三元乃已減去潤金
一元之實價連紙郵費五毛共三元
五毛附右券一張即可得四尺對聯
一副 收件處北京崇文門內
五老胡同十八號何宅

玉梨魂
書經十餘版數達
五六萬以上近年
來新小說流行之
廣無有過此書者
口碑載道奚待贅
言 定價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廳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號一百號

綺芬浪墨出版露布
之江少年綺芬浪墨出版露布表
許指嚴謹記詩文等類(序言)有
譯指嚴謹記詩文等類(序言)有
吳雙施趙雲吳東園顧明道鄭
屠守拙王雲五許指嚴謹記詩文
鍾嚴謹記詩文等類(序言)有
十三家先出上卷封面題簽為
小多至百十餘面題簽為何海鳴
名人法帖觀空前鉅製敬以售諸
足通用函購乞寄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綺芬收

屋父賣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嗜古文不讀奏漢以下書洗滌左孟莊之學得其神髓今得遺稿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工之工也強之病文為定例如左 書文 祭文 各一
百五十元 傳記 一百元 小說 文百篇 每千五百元 白話 每千五百元 王成孟冬之月
短篇五元 小說 文百篇 每千五百元 白話 每千五百元 王成孟冬之月

醫話

古今人名衛生談

雖適一時歡迎。終難持之長久也
寡慾養心 朱子
孔明擇婦。止得醜女。奉身調度
。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
給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
其知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
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慾養心之
助為多。
緯才按。善養心者。不以妍媸
棄其心。醜與美何有於我哉。
況賢如孔明。而其妻亦以德行
稱者。夫豈以淫慾動其心者哉。
朱子此言。殆借孔明事為下
等人說法。讀者毋以詞害意可
爾。
喪心癡狂 陽明子
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
。起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
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沃
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
劑。始覺然以醒。告之以向之所
為。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
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
遇斯人之晚也。然病狂不復者。
反從而嘲之。以為是變其常。
緯才按。哀哉今世之人。其喪
心病狂者。何滔滔之皆是也。

叢談

武林停膠錄補遺(二)

南屏邵皇親墳。產豆甚佳。號王
墳豆。
相傳靈應寺。清初有齋飯僧。張
布帆為職。洪楊劫後。寺毀僧散
。齋船遂不復見。西湖權歌。有
布帆十幅渺天際。不見雲林齋飯
船句。蓋指此云。
吳山東嶽廟。昔有鐵四太尉。杭
人呼為鐵哥哥。
鶴渚在雷峯下。明太白山人孫一
元養鶴於此。海昌許支卿為置地
數畝。歲輸租以充鶴糧田券。人
謂其事。因名其所居曰鶴渚。
紹光庵。在集構塢。唐代宗朝僧
紹光卓錫於此。故名。有蓮池。
為紹光種蓮處。蓮圓葉小。花浮
於水上。鮮艷無匹。
玉女巖。在靈隱寺前。臨安志載
。靈隱寺南。一名。狀似人形。

國貨叢載

兄弟公司營造虹口

工部局託本埠兄弟營造公司承造
之虹口新小築場。係去年二月起
工。今年三月中旬竣工。樓高三
層。下層定為魚類蔬菜市場。中
層定為肉類市場。上層定為各種
鮮花市場。建築頗新巧云。

惟足之安洵不虛也

▲五星最佳價亦甚廉
足安機廠為粵人陳文俊君所創。
初時出品。祇研究其如何能舒足
。如何為經久耐用。至研究完善
。始行出品。其五星牌一種早已
遍銷滬市。受顧客之樂許。五馬
路洋貨店始有出售。每雙售大
洋三角。惟河南路之上海商店以
及潤寶齋。每雙祇售二角八分每
打三元三角。最為價廉。
製罐廠擴充廠址
▲孟納路永貴里
南成都路華成製罐廠專製各種罐
頭食品以及化妝品等之印花鐵罐
業已暢銷各埠。凡業上項出品者
莫不有該廠之定貨。現因原有廠
基不敷辦事。另在河南路租賃房
數幢通孟納路之永貴里以為辦
事處而便接洽云。

協大工廠擴遷新廠

甘肅路協大工廠。創辦以來。將
屆十載。所製絨絨及棉絨線。營
業發達遍及全國。凡川。鄂。湘
。贛。及南洋羣島。尤為繁銷之
區。故供不應求。近為推廣起見
。乃於去秋遷廠址至貝勒路南段
口。力謀擴充。現絨絨紅盤。業
已開出。一百碼銀三兩八錢。九
十碼三兩四錢。聞各路客幫購進
甚多云。

藝林

雜憶三十首(九)

徐枕亞

平生自負多情種。况復相從患難餘。天道忌盈原不爽。十年淒愴悔當初。

余與蕊珠。初亦不過尋常伉儷耳。因百劫之餘生。覺雨情之信熱。十三年夫婦。愛戀不曾新焉。其即以此而為造物所忌與。

可堪葬身淒涼。月落帷空冷半床。汝去未應嫌寂寞。夜台有女會呼娘。

次女虛胎。生而歎異。三齡以痘瘍。蕊珠哭之。幾與厥明。雙繡鞋對半未成。前宵獨聽剪刀聲。我來檢點殘針絲。坐對孤燈哭到明。

十一月二十二日為叔氏鈞良吉期。蕊珠擬挈可久事家。先期為可久裁紅錦製新鞋。工未及半而病。

薄情自古說三郎。泉下相從願未償。只為親衰兒復幼。拋卿孤塚不為驚。

趣談

姑欲扒灰

眉子

陳悅且語耳。傳云。石郎有布衣。石姓。瑛名。無賴似內監。羣稱之曰石老公。居鄉鄰實人也。幼業儒。舉一子。多病。瑛慮單丁。欲置妾廣嗣。荷弗許。子娶同里趙女。生孫。三歲。瑛置妾念。子出貿易。時屆燈節。瑛食元宵。點。孫依膝。拔銀簪。穿一枝與之。孫持去。媳恐失簪。擲之。瑛見之。以為異。簪何由至。媳首。大疑。夜靜服夫衣帽。潛入媳帷。始得其情。媳急。遂嚙其耳。始遁去。媳

劇話

我之影戲談

海角秋聲

影戲為道。似近娛樂。然要其實。亦一項藝術學所綜也。有科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偵探學。及其他之學理。吾人於影戲。重學理而娛樂。知娛樂而不省其學理。則未矣。

鄭州劇訊

達成

劉奎官已於元旦搭入上海第一台。富花影亦未南下。此間唱戲之具有真本者。祇有金翠喜金鳳雲趙月來三人。餘則自鄆以下

大前門香烟因無心不知之最優美之等香烟



大前門英商總代理

舞榭餘聞(十二)

心父

捉放曹一劇。為譚派名作。譚派鉅子如王又宸。俊卿。張毓庭。劉鴻聲。皆極稱拿手。鴻聲前年在文明園演此。唱至行人路上馬蹄忙。忽焉脫節。闔座譁然。鴻聲羞憤。罵罵入場。竟不復演。鳳卿為汪派嗣響。此劇非汪派所重。鳳卿罕扮之。然偶一試演。亦復愜心。而感慨蒼涼。悔恨怨憤之概。往往從聲調中流露來。鳳卿之可人。精神更為飽滿。從前伶人必經供奉內庭。方能享無上聲名。以故蠅營狗苟。覓錢

不足道也。忽來大批坤角。先有柳子青。王素雲。扮相秀麗。唱亦按步。就班。頗守規矩。惟身段硬直。毫無婀娜嬌媚之態。道白亦抑揚失度。遂覺其所演之劇。一無精彩。殊可惜也。後有武生筱燕雲。年纔總角。戲亦不多。演花蝴蝶。泗洲城等劇。活潑玲瓏。自有可取。最後有武生雲金紅。雲伶向在北京天津張家口等處演。頗負盛名。學宗小樓。能獲神似。登台數日。賣座甚佳。每晚至八時。座無虛席。欲在角處佔一隙地。亦不可得。台前第二三四排。及東西第一二三座。均有人包去。其盛況為鄭州從來所未有云。

鑽頭。驚得天顏一盼。有伶人李某某。其名習。生未能得志。迺以千金賄內侍。得供奉兩小時。西后觀之。弗謂善。令逐出。毋許再進。某甚憤。遂與伶人爭。爭。舍。仙。又誰。誰。不復出面。上。殆將終老。不復出面。世。雖其間常入第一台新舞臺。而扮演未久。遽為中輟。至所演各戲。亦未能盡人意。以其敷衍草率也。嘗聞此老富於公德。好為善。便當排却老性命。何至胡鬧如是。母亦經理舞臺者。不善處置。大受歡迎。以時。佳。而。士。多。器。重。之。余友某君在京時。識慧寶一面。至是巧寫便面一頁。持示余。筆致古勁不凡。非浪得虛名者。聞朱素雲亦長於此道。惜不得一見為憾。

孫輩之不肯巴結也。鳳卿之唱。醇厚古茂。而脫盡火氣。所演各劇。自始至終。餘無畢斂。確是爐火純青光景。余最喜其砂痣文昭兩劇。唱工固入大頭之門。而做手亦細膩熨貼。適與胡調者不同。昔年王又宸學譚未精。亦常演汪派戲。持較鳳卿。相去遠矣。

杭第一舞臺初次開幕。角色至不完全。所倚為臺柱。僅張桂軒一人。桂軒身段工架。尚可取。演短打戲。如白水灘四杰村等。堪與蓋叫天頡頏。惜無好配角。未能盡其技。余嘗觀桂軒與某伶(忘其名)演武松殺嫂。奪刀一場。非常靈變。跌撲也好。自台上翻下。身向前折。即突然立住。亦見工夫。無怪杭人之歡迎也。小放牛一劇。描寫牧童村女。須有嬌憨頑態。方合。故演此等戲。必以稚伶為宜。去年杭新舞臺。粉菊花小黑燈一對。小兒女演來。恰有天真爛漫一種稚氣。較滬呂月樵小如意等演來更好。

毛韻珂演新安驛。實有能人所不能者。惟身軀肥重。轉折笨滯。已令人厭。蓋韻珂今日。實不能再作花旦戲。此亦不足為韻珂病。且韻珂嗓子極好。易弗純唱。劉諸子。同享盛名。亦未可知。若近今所唱蠅營狗苟。油腔滑調。